

齊鐵恨編著

破音字講義

橋梁出版社發行

齊鐵恨編著

破音字講義

附：常用破音字彙

橋梁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初版

破音字講義

一冊

基本定價壹元

編著者 齊鐵恨

發行人 呂曉道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印刷及
發行所

橋梁出版社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五四一號
社址：臺北市龍泉街八四巷四六號
通訊處：臺北郵局第一六二三信箱
郵局劃撥儲金帳戶：第一八二四號

「破音字講義」目錄

甲、破音字的由來	一—四
乙、破音字的系統	四—二四
子、聲母的轉變	四—一二
一、兩脣聲：ㄅ ㄆ ㄇ	五
二、脣齒聲：ㄐ (ㄑ)	五
三、舌尖聲：ㄎ ㄌ ㄎ	六
四、舌根聲：ㄍ (ㄎ) ㄎ	七
五、舌面前聲：ㄑ (ㄑ) ㄑ	七
六、舌尖後聲：ㄍ ㄎ ㄎ	八
七、舌尖前聲：ㄎ ㄎ	一〇
八、邊聲ㄆ與各聲母的關係	一一
丑、韻母的轉變	一一—一八

- 一、上升元音：一×ㄩ
- 二、下降元音Y升爲ㄛ
- 三、下降元音Y和ㄛ
- 四、舌前部上升元音一和複韻ㄞ
- 五、舌後部上升元音×和複韻ㄞ
- 六、入聲ㄛ韻轉ㄞ，一ㄛ轉ㄩ世和一ㄞ
- 七、入聲ㄛ韻轉ㄞ或ㄞ

寅、聲調的轉變

- 一、平聲轉讀去聲的
- 二、上聲轉讀去聲的
- 三、去聲轉讀各聲的
- 四、入聲轉讀各聲的
- 五、關於聲調的轉變

常用破音字彙

二五一—一〇四

破音字講義

齊鐵恨 講授
林天明 記述

甲、破音字的由來

人類語言進步，文字孳乳漸多，起初簡單的字體，原始的讀音，行之日久，自然感到不敷應用。因此需要，乃有「點聲」「發圈」以代「長言」「短言」的注解，而破音分用的辦法就發展起來了。

唐人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序其條例，而言：「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趨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梁朝「顏氏家訓」音辭篇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固常然矣。……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傳記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惟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爾。」清朝

錢大昕著養新錄，於「一字兩讀」條下，亦引上文，而云：「依顏氏所說，是一字兩讀，起於葛洪，而江左學士轉相增益。其時河北諸儒猶未深信；逮陸法言『切韻』行，遂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矣。」陸德明云：「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別，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今就陸氏的「釋文」看起來，其中兼採前儒的注音，可資比較異同。宋、賈昌朝著「羣經音辨」，雖據「釋文」爲藍本，但亦小有別異。元、劉鑑「切韻指南」裏的「經史動靜字音」，取字四百餘，已稱簡要。到了現在的「國音常用字彙」（本省複印爲「國音標準彙編」開明書店發行）和「國語辭典」（商務印書館在臺重版），則又兼收古今、南北、讀書、說話之音，在未會讀過經史，素不注意文字的人，當然更覺繁雜了。

但是社會進步，大事日繁，隨時隨地杜造一些應用的俗字，解決不少實際應用的問題。例如：把「舍棄」的「舍」字，加上「挑手傍」而爲「捨」，使與「宿舍」的「舍」字有了區別；把「店鋪」的「鋪」字改作「舍」字傍而爲「舖」，使與「鋪張」的「鋪」字有了區別；前面所說的「動靜字音」，於此顯然可見其詞性了。從前寫用「見在」「表見」的「見」字破音讀「一」，近年寫用「現在」「表現」，就不至於誤讀「見」字的本音了。俗語說：

「衆人是聖人！」人羣進化，本是這樣的；這些「無名英雄」的造字倉頡，是不可輕視的！或者，有人疑慮：如果大家爭作倉頡，濫制文字，豈不把應用的文字弄得亂七八糟？請不要發愁！如果有其必要，自會大家樂用，而約定俗成；無其必要，雖加強迫，終無所益。章太炎先生說過：「說文九千字，足供民生日用。」而康熙字典裏所收的已至四萬餘字，但是平常應用還不到其四分之一呢。

民國二十一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彙」，收有九千九百二十字，其中同字異音的約一千一百二十字。「常用字彙索引」印在「國音標準彙編」後邊，自一至四九頁；凡遇同字異音的單字，皆爲加注頁碼，以便照數檢查。民國二十四年，教育部頒布的「注音漢字常用六七八八字表」，其中同字異音的，只有三百六十八字。「注音漢字」一書，現由臺灣商務印書館重版，改名「注音國字」；同字異音的三百六十八字，在書中八七頁至九六頁，每字重排注音，極爲簡要。既有以上兩書，又有一部「國語辭典」，足可供給一般應用了。只因近年，社會失常，行文既古今夾雜，用字又漫無標準；所以遇到文言古典，勢不得不用故有的「讀音」，而破音字的講求，亦隨之而加重了！所以「康熙字典」和「辭源」「辭海」

也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書籍。

乙、破音字的系統

一般人的理想，以為一字只讀一音，一音只含一義，豈不簡便省事，何必用許多破音字添些麻煩呢？殊不知我國的方塊漢字，起始於指事、象形，演進為形聲、會意，終結於轉注、假借。這所謂「六書」，乃從事整理現成的文字，就自然的趨勢歸納起來的。破音字的行用，多由於六書的「假借」，而音義不能盡同，所謂「趨於近之而已」。後世，通俗新字漸多，為之減少了許多的破音問題；只是誦讀古典詩文，還有一些必要的講究罷了。即如一個「長」字，如果把「校長」稱為「校_レ長」；一個「校」字，如果把「學校」稱為「學_レ校」；一個「公」字；雖是初級兒童也要聽着發笑了。不但漢字的中華祖國如此，凡是與我同文的日本與韓國，對於漢字的破音，也必要分別異讀的。如果不在字音上加以區別，則不足以表明詞意，那還有甚麼文字的效用呢？但是文字的本音和破音的區分，聲母或韻母的轉變，雖有古今方俗的異同，却因人類的口腔構造，彼此一樣，故能「生而同聲」；所以發聲、收韻，各有部位，而能循其路線，演成系統；並非氾濫橫流，漫無涯際的。這在略講語文和聲韻學的人，

即可知其大概。現在由「國音標準彙編」前面所附的「注音符號發音表」來講聲母的分類破音。

子、聲母的轉變

一、兩脣聲：ㄅ ㄆ ㄇ

這兩脣阻的ㄅ ㄆ ㄇ三個聲母爲一類。它們在發音時兩脣成阻的部位相同，而除阻後的發音方法略異，所以塞爆聲（簡稱塞聲）不送氣的ㄅ，常和送氣的ㄆ，彼此相混。例如：「比較」的「比」（ㄅㄧ）和「比鄰」的「比」（ㄅㄧ）字都屬於ㄅ聲，而「臬比」的「比」（ㄅㄧ）字則轉讀ㄆ聲了；又如：「便宜」的「便」（ㄅㄧㄢ）字，也就是「方便」的「便」（ㄅㄧㄢ）字。那從塞爆聲轉爲鼻聲的，例如：「分泌」的「泌」（ㄇㄧ）和「祕密」的「祕」（ㄇㄧ）字原都讀ㄇ，而現在國語裏，則轉讀爲ㄇㄧ音。

二、脣齒聲：ㄆ（ㄨ）

這脣齒阻的ㄆ ㄨ兩個聲母爲一類。它們都是上齒和下脣接近成阻的摩擦聲（簡稱擦聲），而ㄆ是不帶音的（清母），ㄨ是帶音的（濁母）。據說這兩個聲母都是從兩脣聲ㄅ ㄆ ㄇ分化出來的；所以「彷彿」的「彷彿」（ㄆㄨ），就是「彷彿」的「彷彿」（ㄆㄨ）；「經費」的

「費」(ヒヒ)，就是「費邑」的「費」(フヒ)。但是「万」母最初所注的「微、尾、未」是「万ヒ、万ヒ、万ヒ」等，後來改用「メ」母注為「メヒ、メヒ、メヒ」；現在已經不用「万」母注音了。但這「万」和這「メ」母都是從「口」母轉來的，現在還有幾個字兼讀兩種聲音呢。例如：複姓「万俟」(口ヒヒ)的「万」字，就是現在簡體的「萬」(メヒ)字；「滋蔓」的「蔓」(口ヒヒ)，就是「瓜蔓子」的「蔓」(メヒ)；念佛「南無」的「無」(口メ或口ヒ)，就是「無有」的「無」(メ)字。

三、舌尖聲：カカカカ

這舌尖阻的カカカカ四個聲母為一類。它們在發音時，舌尖抵住上牙根的部位是相同的；只是兩個塞聲母不送氣，去母送氣，兩音時常相混。例如：「隄防」的「隄」字兼有「カ」和「ク」兩種讀法；「調和」的「調」(カ一カ)和「調動」的「調」(カ一カ)，「動彈」的「彈」(カク)和「彈丸」的「彈」(カク)，也都有發聲、送氣的破音。再講鼻聲的「母和邊聲的母」，也很容易相混。例如：「好弄」的「弄」(カメカ)和「作弄」的「弄」(カメカ)，乃有讀音、語音的不同；「樞襪」一詞，原讀「カカカカ」，今語說

成「カカ・カカ」。此外，「飛鳥」的「鳥」字，現在普通讀「カ一カ」，而舊的韻書、字典裏原注「カ一カ」音；這在村言鄙語所說的「鳥人」和「鳥而郎當」裏，則說成「カ一カ」，却不讀「カ一カ」音了。

四、舌根聲：カカ（カ）カ

這舌根阻的カカ（カ）カ四個聲母爲一類。但是塞聲カ母不送氣，カ母是送氣的，兩音時常相混，而且更多轉爲舌後部的擦聲カ音。例如：「扛鼎」的「扛」（カカ）字，又用爲肩上「扛着」的「扛」（カカ）；「滑稽」的「滑」（カカ），又用爲「滑澀」的「滑」（カカ）；「會合」的「會」（カカ）和「會計」的「會」（カカ）字，在國語辭典裏更把「紹興會稽」的「會」注爲「カカ」音。這一類中的鼻聲カ母，現在國語拼音裏不用，姑且不講。

五、舌面前聲：カカ（カ）カ

這舌面前阻のカカ（カ）カ四個聲母爲一類。前兩個聲母在發音成阻時如塞聲，除阻後爲擦聲，所以叫作「塞擦聲」（舊名破裂兼摩擦聲）。這一對不送氣のカ和送氣のカ，彼

此常相混淆，而且更進而為摩擦聲的丁。例如：「稽查」的「稽」字讀ㄐ一，而「稽首」的「稽」字則讀ㄍ一；「時期」的「期」字讀ㄍ一，而「期月」的「期」字則讀ㄐ一。其與擦聲通轉的，則如：「解釋」的「解」字讀ㄐ一ㄝ，「押解」的「解」字讀ㄐ一ㄝ，而山西「解縣」和姓氏的「解」字則讀ㄊ一ㄝ音。據說：這舌面聲的ㄐㄍ丁，原是從舌根聲ㄍㄎ丁分化出來的，所以在破音字和各地方言裏，都可以聽到和說到的。例如：「家庭」的「家」字今讀ㄐ一ㄩ，而於漢朝的「曹大家」的「家」字則讀ㄍㄍ；姓氏的「賈」字讀ㄐ一ㄩ，而「商賈」的「賈」字則讀ㄍㄍ音；「豈敢」的「豈」字讀ㄍㄍ，而「豈弟」（愷悌）的「豈」字則讀ㄎㄎ；「來去」的「去」字讀ㄍㄐ，各地方言裏多有說成「ㄎㄍ」的；「遊戲」的「戲」字讀ㄊ一，而「於戲」（嗚呼）一詞裏的「戲」字則讀ㄍㄍ；「嚇唬」的「嚇」（ㄊ一ㄩ），就是「威嚇」的「嚇」（ㄍㄍ）；「葷粥」一詞，用在歷史上的種族名，却讀為「獯鬻」（ㄊ一ㄐㄐ）而不讀「ㄍㄍㄐㄐ」。

六、舌尖後聲：ㄍㄎㄎ

這舌尖後阻的ㄍㄎㄎ四個聲母為一類。塞擦聲不送氣的ㄍ，常和送氣的ㄎ，彼此相

則把「釀藕」的「釀」字說成日尤。

七、舌尖前聲：ㄆㄆㄆ

這在舌尖前阻的ㄆㄆㄆ三個聲母爲一類。塞擦聲不送氣的ㄆ，常和送氣的ㄆ，彼此相混。例如：姓氏的「曾」字讀ㄆㄆ，而「曾經」的「曾」字則讀ㄆㄆ；「藏匿」的「藏」字讀ㄆㄆ，而「寶藏」的「藏」字則讀ㄆㄆ。再講由塞擦聲演爲擦聲的。例如：「喉使」的「喉」字讀ㄆㄆ而又讀ㄆㄆ；「廁所」的「廁」字讀ㄆㄆ，而「茅廁」的「廁」字則語音讀ㄆ。再講：ㄆㄆㄆ與ㄆㄆㄆ，這兩類聲母的發音相混；現在國語裏或照實際情形，兼收並用。例如：「選擇」的「擇」字讀ㄆㄆ，而「擇日子」的「擇」字語音讀ㄆㄆ；「書冊」的「冊」字讀ㄆㄆ，而於「樣冊子」的「冊」字語音讀ㄆㄆ；「顏色」的「色」字讀ㄆㄆ，而語音又讀成ㄆㄆ；「盛衰」的「衰」字讀ㄆㄆ，而於古人名「趙衰」的「衰」字讀ㄆㄆ。

再講：舌尖前阻的ㄆㄆㄆ三個聲母，用在齊齒呼（拼有「ㄩ」韻）和撮口呼（拼有「ㄩ」韻）的時候，在北平音系及其他的方言裏，變爲舌面前聲ㄆㄆㄆ三個聲母。例如：「齊衰」（ㄆㄆㄆ）的「齊」字讀ㄆㄆ，而「火齊」的「齊」字讀ㄆㄆ，「整齊」的「齊」字讀

「俊秀」的「俊」字原讀 フ ，今國音讀 リ ；「針刺」的「刺」字讀 ク ，而「刺刺不休」的「刺」字又讀 ク ；「謙遜」的「遜」字讀 ソ ，而又讀 ム ；「宿舍」的「宿」字讀 ム ，而「星宿」的「宿」字又讀 ソ 。以上，都是就着國音常用字彙和國語辭典裏的注音，提出舉例，以見古今方俗的字音演變罷了。

八、邊聲 ウ 與各聲母的關係

舌尖阻邊聲的 ウ 母，和其他各聲母的關係，從前講究音韻學的，常舉「筆曰不律」，「瓠曰葫蘆」，說是急讀爲一音，緩讀成二字。民國以來，現代學者才講到這一 ウ 母是複輔音，或說是附聲韻。

「音韻闡微」的凡例，曾以滿洲「十二字頭」與漢文的韻部相比較，說：「十二字頭之收聲於勒（ ウ ）、收聲於思（ ム ）、收聲於爾（ ル ）者，其音爲漢文之所無，不能對音者也。」但是近年推行國語，調查實際語言，覺得「儿化韻」與邊疆語文之收聲於爾（ ル ）的頗爲近似；而收聲於勒（ ウ ）的，亦爲口語之所有，只爲單音漢字之所分隔而已。如今語謂：「轂」爲「帖轆」，「滾」亦爲「帖轆」；「角」爲「角落」，又說成「角兒」。或者原始

讀音本來如此，也未可知？這在破音字方面，已有許多一字兩讀的例子。如：「狸」字，與「埋」「靈」等字通用時讀ㄇㄨ，而「狸貓」的「狸」字讀ㄌㄨ；「稟賦」的「稟」字讀ㄌㄨㄥ，而「倉稟」的「稟」（廩）字則讀ㄌㄨㄥ；周人「膠鬲」的「鬲」字讀ㄌㄨ，而「鼎鬲」的「鬲」字讀ㄌㄨ；「綸巾」的「綸」字讀ㄌㄨㄣ，而「經綸」的「綸」字讀ㄌㄨㄣ；「頭角」的「角」字讀ㄐㄩㄝ，而漢初四皓的「角里先生」、「漢末黃巾賊」「張角」和現在江蘇「角直鎮」的「角」字皆讀ㄌㄨ音。

丑、韻母的轉變

從前，章太炎先生所作的「文始」，親手書寫，石印的原本，今已難得（現在世界書局依浙江圖書館校刊本，彙印「章氏叢書」以廣流傳）。文始裏所講的「韻部」與「聲紐」各為分類。其「韻表」裏製有「成均圖」，分：同列、近轉、旁轉、正對轉、次對轉、正聲、變聲等十一項，於古今字音的通轉，皆為舉例說明。或謂：在字音上既無所不轉，還有什麼系統可言呢！其實不然。人類的口腔，生來相同；應用於發音的時候，在相近的部位必然容易轉到的。現在就着國語發音學的「韻母音素表」來講韻母轉變的破音字，大略如下。